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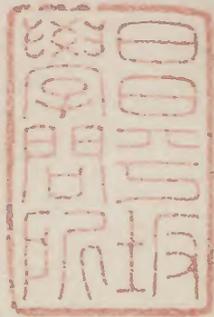
百八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80)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淺草文庫

帶

大帶

裳

裙

視

帶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絲象繫佩之形帶必有中故從巾

釋紅曰帶帶也着於身如物帶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於朝三視之

鞶命服之上  
錦鞶帶也

禮記曰鞶帶博二寸

漢書曰文帝遺匈奴黃金鈎犀毘

又班固典寶將軍牋云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揚賜拜常詔賜自所服冠幘受玉簾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緄帶一具

典略曰文帝嘗賜劉損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取以為象因書冢  
楨曰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損荅曰荆  
山之璞耀元后之室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下替汙泥  
之中而煬光千載之上弁彩疇昔之外楨所帶無他妙飭若室  
殊異上可納也

魏略曰竦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漢曰陽嘉三年竦勒王獻海西具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于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  
之為鈎絡帶

無綠曰鈎絡者安飭革帶也世紅為鈎絡帶

齊書曰鈎絡者安飭張融形而短醜精神短清徹王敬見則融  
革帶寬治將至略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李叟急帶何為  
後周書曰隨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者共悉天時若此豈  
能違天乃遣使謁隨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

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而馳手縑一絕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比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為人任用力尽猶不置其革

吳特外國傳曰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

又曰扶南人悉着鈎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黃金之環二五朱帶具飭三十西征至赤鳥氏先出自周宗乃賜赤鳥之

### 人具帶五十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錢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欣為兗州刺史喪於宮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抹上有一織女成室石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水中不見閨必以為施可命焚與沈沈前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  
應璩新詩曰革帶繩為複舄穿無底

###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致維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紳大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重帶悸兮

容儀可觀佩玉遂、然垂其紳帶悸、馬有節及也

野有死麕曰無感我悅兮無使羸也吠

彼都人士曰彼都人士重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匪伊

重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禩

鴉鳩曰淑人居子帶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其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於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

居二馬韉結三齊

又曰帶素絲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

縞帶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辟讀如裡謂以繒彩其側也

裳

釋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

易坤卦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日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下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竭褰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漆

又鷄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箋云潔壺氏掌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為已明也

又葛履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猶織也。要之襟之好人服之四

又七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陽明也

又鴻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左傳曰華登以兵師救華氏齊烏被時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倫被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漢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野春秋演孔圖曰駟除名故衣裳坐吾曲床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

後漢書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居少宣嘗就居少父學父奇其

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居生富驕習美飭而

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患為歸侍御服飭更着短布之裳

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當持鉄指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

以裘指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疲者以卒千鈞督疲者以急走免駘驥於廷求

援捷於檻斯道理而未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之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盆甕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  
繭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倍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  
國君子入倍不改其恒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  
言皆裳裸國今吳即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為飭蓋正朔所  
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

郭子橫洞宜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隣母得而養之經  
歲母忽失朔累日暫歸夜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

衣裳卦樹裳化為龍

嵇康集自錄曰孫登字公和於及郡北山中為士窟夏則編草  
為裳冬則以髮自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飭參差為鮮若霜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綺為上襦

傳玄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楚辭曰黃雲衣兮白霓裳



又曰採薜荔以為裳

又曰被綵裳之芬芳

又曰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揚雄及騷曰被芙蓉之朱裳

裙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君之施  
緣也

又曰裙裳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之

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為帔統於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良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紫績

漢書曰漢特得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

魏畧曰燉煌倍婦人作裙攀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為

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裙

東書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

欣嘗夏月着新絹裙夕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

書本工因此弥善

齊書曰魚復使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子響籍賜為  
嬖氏子響案作啓數紙藏妃王氏群腰中具自明申玄輕舫  
還闕而不得見此苦之深為願矜之無使竹帛齊有及父之  
子父有害子之名

魏書曰河間人齊興大武政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成齊  
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  
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樂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  
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為胡皇后造真珠裙積所費不可勝計後被  
火燒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一裙  
丹碧紗紋双裙紫碧紗紋繡縷双裙紫碧紗紋双裙丹碧杯  
文双裙

山陵故事曰掃宮有細絳双裙無腰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為太后太皇有絳碧絹双裙絳絹  
袴裙細縫紗複裙白絹裙

四事啓王曰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束以單帛裙為幃  
河東記曰西河無蠶采婦女着結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着裙制乃三千餘幅

雀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少修苦之志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織成下裙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有布裙荆釵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真人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倍說曰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父兄顏頤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徑上床斫

歆月床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帽詩曰何以合權折純素三條裙

東坡近遊賦曰着紫裙之裨篋

又曰帽有四角之降裙有三條之殺

視

晉書曰王澄之荊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看擯鼻禪上肘取鵲鷲傍若無人

晉記曰容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為屋以屋為視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冕字茂德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  
視上廳事

齊書曰鬱林王常裸袒着紅縠視

梁書曰周弘正善玄理為當世所崇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  
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縠錦紋髻踞閑而聽衆人茂之  
弗譴也既而來問進難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之相賞律弘  
正後為左民尚書夏月看炷鼻視衣朱衣為有司所奏彈其放  
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擗無禪褰露於儕輩所侮  
及平魯休裂軍得絹三萬疋乃卓百視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  
室。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省暑夜着犢鼻視與門生鄧閤道  
飲酒酣呼為有司紉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立成都遂謀還成都賣酒  
相如自着犢鼻視髻器以恥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為豫章太守遺百疋絹不  
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復與范  
載就車中裂二疋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視邪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群虱之處視迹于深縫自以為吉宅君子之

處城中何異亂處視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院皆儒學富財唯院咸好酒家貧信七月十日  
日未<sup>水</sup>能免信耶復爾耳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着故禪上馬不調視敗五形遂露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履章部十四

履 舄 鞮

釋名曰履礼也 舄足所以為礼亦曰抱也 所以抱足也 復其下  
曰舄舄也 舄立也 溫復其下使乾也 不借言賤易有宜各  
自畜不假借之也 齊人曰搏借搏借猶把鮓鹿之貌也 履絲麻  
韋草皆同名 履履措也 言所以安措足也

說文曰履足所依也 鞮小兒履也 鞮革履也

廣雅曰履終給謂之屨

世本曰於則作履扉

於則黃帝臣草  
曰扉麻曰履也

方言曰絲作之履作之不惜組之諸之履屨朝鮮列水之上叩

角南方江沔之間摠謂之履梁益謂之履或謂之屨

下九反  
一音尽履其

通語也徐土邛沂之間

今下邳  
沂音折

謂之叩角

上兩  
下爽

網縵之東西或謂

之網或謂之縵其通稱也

史記曰張良嘗遊天下邛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墜其履圯下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遂為取履因長跪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屨有

上無下足足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璫瑁刀劍之以室飭

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藉履舄文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宗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或華履上等曰我

職鄭尚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祠廟當解履吾受賜命帶劍不解上殿

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也

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王少孤織履為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又曰劉劭妻吳入賀太后后持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劭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伯撾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子固非受救之地琰竟弃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伐之室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拖劍王莽頭拜失

又曰符健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冠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漢陽春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時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度淵明於眾坐申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今下謁無履取左右履着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曰是師携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至尊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蒙着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特以隻故履縛左脚而行其疾遂不知即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着紫絲太公金匱復之書曰行必  
慮正。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散禮加於  
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散衣絰履不敝不更為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取貴賤乎特公繁刑晏子曰足貴履賤  
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為履黃金為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  
又曰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不能卒之問曰天寒  
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

寒也公入徹履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麤紉之履可以養體也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特履方履者知地形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射見納履而踵決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  
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  
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右左足言無可使係者因悅而係之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足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徒



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飭足也而越人跣縞為冠之也而越人  
人被髮欲不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之行三十  
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蹄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  
蹄履哉惡與借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弁者  
又曰履雖鮮弗加於枕冠雖弊弗以置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曰詔置酒享群臣呂諸子賜食先  
罷胡亥下階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賤敗而去諸侯聞之者莫

不太息及一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姦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鹽鉄論曰古者庶人鹿菲草履令富貴皆絲履

風俗通論教曰蹄者奇也履舄之一也

夢書曰履鞮為子屬休末也若夢得履鞮者必有子息履者  
為男鞮者為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宝綦履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嘗着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從語質疑邑人推服剏以履而去

拾遺錄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納式令曰吏民多製衣繡之服履絲不得過降紫金黃絲  
織履前於江陵得雜彩絲履以與家約當著盡此履不得故  
作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繪  
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繪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

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紋履一緇

漢舊義曰乘輿帶七尺蛇劍履虎尾納履

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履劍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  
著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黑舄后素葛履卻君注而曰履下曰舄  
軍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謀答基符分別履舄之名事曰被  
符小會義注侍臣劍履升殿而華虞決疑言履舄之名宜審謹  
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履屨左傳曰踊賣履賤禮曰  
戶外有二屨賈誼曰冠雖敝不以置履言履者猶足所履賤耳  
詩云糾葛履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之通稱  
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劍履則包舄也又大馬升殿不唯朝會

或私覲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鳥故摠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摠  
虞中朝宿臣多識徃行親覲其履退而書之即是晉之典故令  
決疑言鳥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奉摠名也尋文摠意所稱  
雖異其致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饒不及朝  
化為白鵝至閣前回翔款不威儀以帚擲之得一双履耽驚  
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少疎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  
以狀聞遂至誅滅

荊州記曰與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一佑容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  
為妾買兩納絲履自厚相報佑容至都與置之一藉置履在內  
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晉之下去以乘舟忽有鯉魚躍  
入剖之得與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徃上舍過廟乞福  
既去已行五六里嫩復更返取一白衣人持履厚至云宮使還  
君化為鵠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隰父吳州人在曲周市補履數十年不考人奇  
又曰昭帝既葬鈞戈本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毋班為太山府君賈書詣河伯貽其青絲履其精  
巧也。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瓊鳳文之鳥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一織履  
以給之。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字子中自齊適楚楚王欲以  
為相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  
謝者秦嘉與婦淑書曰今王虎龍組綠履一緡  
文帝惠婦與文書曰人聊奉組生履一緡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緡腰不副  
崔寔四民日月令八月制帝履十一月作白履

劉楨魯都賦曰織、絲履繁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纈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履曳霜縞之輕裾

古樂府曰君子防不然不處嫌疑問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手中双莫耶

甄逸女詩曰足躡程雲履豐躡膏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傳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賈誼吊屈原文曰章甫為履漸不可以嗟若先生坐獨離此咎

崔豹古今注曰烏以木置履下乾指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烏自閩而東謂之複履也單者謂之宛下單者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几

又曰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烏

案云金烏黃朱色也

周禮天官下曰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烏黑烏赤纁黃纁

青句素履葛屨

卻氏王告服有九烏有三等赤烏為上冕服之烏也王后赤服六為祭服有烏外司農云赤纁黃纁以黃赤句為下綠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複陶所遺羽也翠被以翠羽飾被

豹烏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

三禮六服圖曰王后翬衣玄烏禴翟赤烏鞠衣著履

鞠衣皆履之以下

三禮圖曰複下曰烏單下曰履夏葛冬皮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劍履縞烏典

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乙令與人飲酒撤制引衣掌斧露

形体以為戲樂將罷又乱其烏履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履文鳳之烏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

賜金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以赤玉烏一枚以服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長丈鬚鬢絕青納

玉鳥而乘舟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所夢則始皇之灵所  
着鳥則安期所遺者

列女傳曰黃帝葬橋山崩尸無唯劍鳥存

衝波傳曰足履万錢之鳥漂如日光死好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鳥而衣戈綵

又曰倍說明帝時尚書郎鄴令王喬每月朔常詣臺一朝帝  
恠其未數而無車馬密令大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双鳥從東  
南飛來應奉羅得一隻鳥使上方織是四年中所賜尚書履  
杜氏出求曰哀衣博帶高冠厚鳥佩以珠璣結足纓鞋

陳思王七啓曰金華之鳥動止遺光

鞮

說文曰鞮足衣

釋名曰鞮未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聲子鞮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鞮係解五人在前莫肯以係  
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係鞮

漢書曰中山王表朝成帝賜飽起下鞮係解帝以為不能賢

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庭中公卿及以會張  
釋之為廷尉王生願曰吾鞮解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人或  
讓王生獨柰何尋張廷如此王先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  
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  
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詔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朝特頒賜  
履鞮。文子曰均為編也或為冠或為鞮則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鞮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聞  
焉文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及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

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漢舊儀曰凡玄  
豹鞮耕用青鞮

會稽典曰賀郡為人美容止與人交必益敬之在官府常著  
鞮希見其足

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以冬至日造履鞮于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鞮躡跡而容與

曹植洛神賦曰綾被為步羅鞮生長也

皇甫規與馬容書曰謹上鞮一量以通為導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鞮二量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鞮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鞞七量并為鞞頌曰正趾既御履和稻貞行  
與錄適動以福井

後漢崔細作鞞銘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屨

屨

鞞

鞞

屨

屨

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屨履也一曰鞞也

詩曰葛屨五兩冠綉雙止

葛屨服之賤者也冠綉服之尊者箋云以喻不可同處

又葛履五兩冠綉雙止



又葛屨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夏葛屨冬皮屨 莫非所以履霜

周禮曰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烏黑烏赤纁黃纁青句表

屨葛屨 複下曰烏單下曰履古人言屨以通於複 今人言屨以通於單句當為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綠下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履功屨散 功屨次命婦 散屨去飾著

大戴禮曰入於戶未嘗越履是紫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跪而迺屨俯而納屨

又曰戶內有屨言聞則之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

又曰國家靡君子不履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於姑棼遂田于具丘 具丘 齊地 見大承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承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

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躬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

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進戰於莘却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又曰吾伐越子禦之大敗灵姑浮以戈擊闔廬傷持指取其履

穀梁傳曰公弟叔躬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織屨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食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裋

屨織席以為食

屨

釋名曰屨者以踐泥也為雨足指以踐泥也帛屨作之如屨者也

漢書曰袁盎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出屨行乙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屨立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十人着軟村木屨前行然後晉宣帝雜教云當預作太平木屨遂踐時

有蒺藜屨行蒺藜着屨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克安方對一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屨一拆齒

又曰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以屨齒路之不得嗔甚撮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院宇好着牒屨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着皆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院上見蠟屨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屨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織履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舊為履者齒皆達名曰露叩秦元

中忽不復徹名陰仰亦服妖也識者以為外謀也必自陰謀烈

宗末騎驃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以遂致大亂

宋書曰謝靈運好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

足登躡嘗着本履上山則去其前上齒下則去其後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敬玩之為小府猶濟履造席高

帝取履視之訛黑針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敬不易辨

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問其故荅曰公之賜恩華

俱重著簪弊席復以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又曰劉疑之有嘗認其着履笑曰僕着已敗今家中覓新者

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麟士昔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履麟士曰是卿履邪

即跣而反隣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以履邪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斧吉塚者傳云是楚王塚獲玉履玉

屏風。梁書曰范廓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容於廓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斷以喻廓曰刺鼻不知捷踞

面不知慙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許恥辱以此取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于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履去  
盜者置履于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

孔子蔡曰孔穿振方履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楨彈廣州刺史韋朗賊有白荆履六七十  
量。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履女始嘉作漆  
屐履五色絲為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搥蓋木履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鄙公躡履問訛甚修外生禮及嘉賓  
死着高履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假坐郗公慨然曰

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不業成辭歸心忌之鄭玄亦疑有追乃  
坐橋下擣履融果轉式遂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擣木  
此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筵隨行見恐盜者覓潔履  
而歸

皇甫謐高士曰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着布身  
無單衣足着木履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履

秦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符一氏  
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為妖妄下靖獄是月河謂蒲以坂津堅  
冠登河中得隻履長七尺二寸秤履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  
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斯交州記曰趙姬者九員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  
山聚群盜嘗着金擒跣履

庾仲雍荊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於灵  
溪盛公詣市還着皂蓋布裙以杖荷履諸桓司空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靱駟馬慈着木履策杖徐足然終  
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盖作意款別男女也大  
康婦人皆方頭履與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光期望見一人着赤袴褶如是其魅乃以刀  
砍之乃死良人方便是所常着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射木哀嗟伐西製將  
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枯庙枯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後員道  
法壻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源至今庙處悔望之曰

時見水霧中隱然有履

楚書曰麓履為令使卑賤類也楚得麓履得僮使也

王襄僮約曰持斧入山斷棘裁棘若有餘材當作且凡木履

履

說文曰履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弃妻子如脫履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到倒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卧不

起聞王符至遂倒履而迎

續晉漢陽春秋曰魏太守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于朝歌紂所都也

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為礼太子擊問曰今富貴者驕人乎

貧賤者驕人乎夫諸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安

敢驕人乎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若脫履然太子不擇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闕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

而脫履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履也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履迎之

鞮

釋名曰鞞本胡也趙武灵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拜州負困燃馬屎自作鞞。又曰任王諧為拜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城外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賤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作着此靴何妻家如其語補鞞一特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鞞數百枚柔與子曰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繼父母也上見之方從而鞞

鄴中記曰石處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為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致繡靴一量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足下織成靴一量

傳咸表曰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鞞  
脚音

說文曰僑屨也

釋名曰僑屨也草屨也出行着之僑輕便因以為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僑擔擔來說孝成一說賜曰碧一  
双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曰江夏劉勤字伯家作屨供食嘗作一量屨斷勤置  
不賣出行妻賣以釋末勤歸炊熟恠問行所得米妻以實告勤  
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欬壞  
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為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為魏太武所圖太武遣李伯孝至城欬與暢  
語李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着僑君而着此使將士云何暢曰  
膏梁之肯武誠為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綏服  
奔書曰沈瑀為餘姬令瑀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自彰劉瑀曰  
汝等罷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着芒屨麗布

梁書曰臨川王完奢侈過度後庭數百十八皆極天下之選所  
倖江無畏服玩作於齊東昏潘妃室篋直千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帳 幔 幌 幃 牀 幃 青 盧

釋名曰帳也施于牀上也小張曰斗形如覆斗也

爾雅曰幃謂之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

使人可奏其見敬禮如此

漢書曰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挂甲乙之帳

甲乙帳名讀自甲乙之帳終以隨珠

燔之於四達之衢

東觀漢記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諸國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復道士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靡吉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窓望令致密

漢官儀曰祭天有緝幄帳

魏畧曰大秦國織成五色帳又以明月夜光珠帳

又曰吳特外國傳云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魏志曰呂布將諶袁紹還洛欵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諶以送布使止於帳側偏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

出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斫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旦紹訊問

知布尚在

事見樂部

又曰太祖帟壞即補納

又曰典韋邦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兵親教百人常繞帳盡立侍終日夜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子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也

吳志曰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權常入其內毋跪帳縹被摧歎其貴而守約勅御府為毋作錦被段易帷帳晉令曰錦帳為禁

晉令後畧曰張方兵入洛陽御室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  
鞠矣

晉令曰元帝時有作太極殿拖絳帳帝詔漢文以上書皂囊為  
帷冬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恒玄小會於西堂殿拖絳綾帳鏤黃金龍啣五色羽葆流  
蘇群臣切相語曰比類以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沈約

宋書曰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以飛入高祖帳  
中故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  
城陷之。齊書高祖儉素內殿拖黃紗帳

又曰土倍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寧盧  
隋書曰煬帝比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為文帳其下坐數百人  
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二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  
之下拖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書曰高祖特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可祥也

內史令蕭瑀進日共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而  
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祖高熱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覓其談論更遠熾

得異書求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傳子曰太祖武皇帝

魏武帝

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皂過

郭子曰許侍中領司空供作玉丞相從事常夜任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大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緇絳

又曰東齊夏拖烏紗單帳四卒坊洗馬坊烏練帳三輔事曰秦特奢侈絳帳綺繡土木殊紫

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環室為一甲

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桓譚新論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觀見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竽

又特小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文結帳金床上天竺佛精一舍

天竺王見珠圖好意欲留馬臣下諫乃止

拾遺錄曰蜀先主牛后坐於緇帳中於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益都耆舊傳曰翟醉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為帳惡閃

純素之聲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

下敷數重白氈金按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居仙玄民為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終月拖熟錦流蘇斗帳

四自安純金龍頭啣五色流蘇或用青綵光錦或用緋綵登高

文錦或用紫綵大小錦係以房子錦百二十二斤白縑裏名為

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炉以石黑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

金蓮花中懸金薄織成枕囊

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總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反丹羅或紫

縑文為單帳

鄧德特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帳覆之

出特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時一有老將小

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以停宿夜中廳

事上有五色氣祭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入帳裏四角及頂

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鸞子時彩炫耀

馬融別傳曰融為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節

居字哭服多在後飭常坐高堂拖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按

弟子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風俗通曰灵帝好胡服帳中帥皆竟為之後董卓擁胡兵宮掖

語林曰劉楨詣石崇如斯見有絳文帳大床茵褥甚麗不得行  
乃更如他廁

倍說曰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為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  
到夫人故帳與之

世說曰郗超為桓溫參軍時謝安王桓之嘗詣溫匕合超帳中  
卧聽論事風動帳開見超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下範為丹陽羊孚於南州楚還往下許云疾動不堪坐下  
便開帳禱褥羊逕上下大床枕入被下乃迴坐傾脉移辰逢暮  
羊去下執手曰我弟一里其卿莫負我

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着銅雀臺上拖六尺抹練帳月一朝  
下五輦帳作樂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重囊紫子大七哲錦衾內設羅綺績  
帳也。江淹別賦曰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孔稚珪北山文曰蕙帳空號夜鶴怨山人去兮恍猿驚

離騷曰翡翠羽帳飭高堂

劉玄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幔

說文曰幔幕也釋名曰幔匕相連綴之言也廣雅曰幔掩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為堤灌  
城。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隆脚以為輦其多有  
鴉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為揚州刺史性標勁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  
車帷幔左右輟諫以位望隆重人所且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觀也  
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麋數物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人而  
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  
車中三日新婦此炷、使無氣

又曰柳淡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  
僕射張綬與淡押密而為淡妻賞教綬每詣淡必先相聞夫人  
淡每欲見妓但因綬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淡因得留月  
六齣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揮扇天雨不張蓋名曰礼將不躬礼  
以知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舡二布幔布衣清水中積聚之賤有有炬矣  
箭以掩滅之

拾遺錄曰周穆王特寫章錦幔者序連國獻焉錦文如鳶翔  
又曰吳王趙大夫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以紫綃之  
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厝其思焉答曰妾欲窮慮不

思能使下緇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  
為若取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一神膠績之神膠出鬱  
英國接弓之弦百絕百績乃織為羅毅累日而成裁之為幔內  
外視之飄々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  
自隨以為征幕卸之則廣縱一大卷之內文漆牀中謂之絲絕  
秦記曰符堅以大常遣送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就家  
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受業焉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

世說曰庾太庾亮有兒年數歲温太真常隱幔炬此兒神色恬

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滅亮王融詠幔詩曰幸  
得與君珠綴幕曆君心搃日暎不辭卷風未輟自輕靡聚金炉  
氣特駐玉琴声但願置酒蘭釭當夜明

幌  
說文  
作曠

說文曰橫帷屏風之屬

晉惠帝起居注曰有雲母幌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輟開大窓皆絳紗幌  
華陽雋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恃



說文曰幃單幃也

謝丞後漢書曰黃昌夏多蚊貧無幃幄債為作幃

又曰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幃上穿敗糊紙補之

淮南子曰楚將子斧求伎道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伎自效子  
發礼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幃獻之子斧因復還之齊  
將惧而退

楚辭曰翡翠幃高堂紗版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

被爛衾

齊光弱何佛壁羅幃張

馬融廣城頌曰張雲帆拖霓幃

曹植九詠曰蕙幃兮荃牀

牀幃

通俗文曰障牀曰幃

釋名曰牀曰前帷曰幃上重也

東宮舊事曰重太子納妃有錄石綺絹裏牀幃

青廬

世說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入主人  
園中夜叫呼云偷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却新婦與紹還  
出失道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人今在此紹惶惶自擲

出遂供免

唐書曰建中議公主出隆之儀曰近代設氈帳擇地而置此乃  
北胡穹廬之制不可以為佳宜于堂室者置帳紫綾緞為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服用部二

簾

帷

幄

幕

帝

簾

釋名曰簾自障蔽為庶耻也

声教曰簾大蔽也

通俗文通戶幃曰簾

揚雄方言曰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趨自閤以西謂之箔南  
楚謂之蓬薄

漢書曰周勃以織曲為業

蘇林曰薄一名曲也

又曰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曰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受孝子

梁書曰夏侯稟性節儉不事華侈時頗好音樂可妓妾十數人

無被服姿容每常隔簾奏事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為織

簾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申價至万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

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一取筆及

高齒後題簾箔旌日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我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卒拜平鄉尉坐事

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以材堪憲官請以

己之官職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茅而

得謁九重是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

臣之道有所未及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天曰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王鐔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弃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

付舡坊以為簦若他皆如紫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禱蕭以為業

司馬彪注曰蕭蒿者織為蒿為薄簾也

又曰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奏也

漢武故事曰甲張居神以白珠為簾白玳瑁押之象牙為茂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宮起招仙童閣徧翠羽麟毫以  
為簾

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七及皆為水文龍鳳像  
又曰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聲如珩珮

拾遺記曰石虎為大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  
珩風至鏗鏘和鳴

晉東宮故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綠純

三秦記曰光明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簾箔段龜

龍涼州記曰慕容胡人奔張駿塚得白珠箔簾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簿埋于首陽山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

謝綽拾遺曰載明珠歷朝寵幸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為玉色珠  
簾明室不能禁之

崔寔政論曰珠璣玩飾匿若懷袖文繡於帷簾

夢書曰夢簾屏風蔽匿一身也

唐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  
門簾甚弊乃指廣狹以麈尾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憫三至門不

敢斧言而去

帷

說文曰在旁曰帷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禮記曰帷薄之外不趨

昭侯曰吾聞特主之愛一頓一笑有為頓而頓為笑而笑今袴

豈得頓笑哉

頓笑不妄為袴豈  
吉可無功而與之

吾必侍有門者故藏之

事其賞  
賜門也

塩鉄論曰孫略冬月見貧士脫袴遺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食肉中客食魚下客二食菜馮

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郭子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云白地而光錦裁為負板袴非無

文彩然皚無裁製

倍說曰謝仁祖少時喜着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誚責之仁

祖於是自改遂為名流

董巴典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赤心奉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不大夫裁也王郭之

徵。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也綵杯文綺袴

鄴中記曰石虎臘着金縷合歡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朔字元遊蒼梧人為九真都尉布襦布袴鄉人邑歎慕之

蔡邕彈事曰廡司徒負外散騎常侍謝祭應着絳袴而祭被袴不以貫足有虧常体

應邵漢官義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令漢家火

又曰華帳不棄為埋馬也

又曰路馬埋之以帷

周禮春宮下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

謂上行音止有所履肆若食息張

帳宮樹旌表門

右傳曰齊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為惠叔毀謂且國之旌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葬視共仲声已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於晉於欵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子言朝曰使我救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

襄仲居東門

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

除地為壇而又命介副也使副及命於君

又曰閣立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侍

莊公陪臣也

鮮虞雅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斃其誰納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馬禮記曰

志喪君使人吊撤帷主人迎吊於寢門外

史記曰孔子見於史人夫人在絺幘中而拜

又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衆衽成帷

又曰高祖曰運幘于帷幘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又曰文帝帷帳不得繡

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弟子以次相授或臭見其面三年不窺

舍園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辭言三百帳帷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第內大池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

又曰東方朔上數云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

後漢書更始委於通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群臣欲一言事  
輒醉不能得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織非更始聲  
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從救若此

華嶠後漢書曰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  
肘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林下

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俱射之以被為幘幔  
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刺史當遠視廣聽及  
垂帷以自掩蔽乃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中即將時休屠各反朔方烏丸並

及燒度遼將軍門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走無安坐車居  
中與弟子講書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帝於陵雲臺曲室中施  
帷見九親婦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晉書曰穆王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紗幮於太極殿前抱  
帝臨軒

晉陽春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織成帷不須抱也

宋書曰袁粲每經傳曰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寢若無人被其幮

其斯人在豈非賢名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性孝母服際後更修母所在處幮屏  
每月朔望向幮悲泣傍人為之咸傷終身如此

呂氏春秋曰武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  
者見而怒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致也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  
重帷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談之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  
之坐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



候王母至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見八公至足下及履迎之張綺羅之幃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幃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間或露起幃宮千間皆用錦罽  
文繡。風俗通曰俗說帷帳車可作衣令人病厲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青布碧裏梁下幃一緝緇青布窓戶幃各一  
夢書曰夢見幃帳憂陰事

離騷曰紐薛荔而為幃

楚辭曰翡翠幃飭高堂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袂元已之辰朱帷連網耀野快雲

左太冲吳都賦曰藹翠若素女

潘岳寡婦賦曰入室室兮望灵座幃飄、兮燈熒、

庾闡揚都賦曰皇帝乃坐路牀御組幃

阮籍詩曰薄帷覽明月清風吹我衿

幃

爾雅曰以覆幃謂之幃

說文曰幃木帳也

三礼圖曰在上曰帝四旁及上曰幃上下四旁悉周曰幃、大幃也

書曰成王疾大漸出綴衣於庭

孔安國曰綴衣帷帳

周禮大官曰幕人掌帷幕幄

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室官曰幄至所居之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駘輔樂致楚師未御子鄭人卜宛射大吉二子在幄坐射大干外

又曰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如是之

又曰衛侯為虎幄于籍圃

於籍圃之圃幄帳以虎紋為飾也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肉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座於太皇后旁王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潘妾何得與至尊並撤去

更設座傳太后聞之怒不肯會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有緋幄帳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幙於甘泉紫殿世謂為三雲殿

拾遺錄曰燕昭三年廣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

物理論曰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於灵帝幄下相對泣帝驚問

尚復幾時哉於是大收諸黨

劉植魯都賦曰緹帷弥津丹帷覆州

幕

廣雅曰幕帳也

釋名曰幕絡也在裏之稱也

說文曰惟在上曰幕蒙之覆按食亦曰幕

周禮天官甸幕人掌帷幕幄帝後之事

在旁曰帷  
在上曰幕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帝命夫過市罰蓋命婦過

市罰帷

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市  
其行赦罰不同如此

儀禮曰國君與鄉圖事管布幕寐門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楚師夜遁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又曰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於戚聞鐘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

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又何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

府。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宮太上飯重加幕覆

撤撤去

晉書曰郗超字嘉賓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聽之風動帳開

笑安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宋書曰劉穆之孫瑀仕官甚不得意至江陵與峻書曰朱秦之三

世叛兵百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詩宣明面

唐書曰杜暹為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賣金以遺暹因辭不受

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理之幕之下既去乃膝今取之

黄石公三畧曰軍幕未設將不言熱此謂之禮將

說苑曰晏子謂景公曰合䟽縷之緯以成幕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動敵人散之

魚養典略曰孔子及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々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滂起霄游宮鋪黑

緹幕器服皆尚黑也

漢武內傳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

中宛然如生帝大悅

楚辭曰離榭修幕侍君之間

潘安仁籍田賦曰青壇對其岳立翠幕黯以雲布

張景洛陽襖賦曰停輿蕙渚息駕蘭田朱幔虹野翠幕蜺連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燭散炎暉

奕

釋名曰小幕曰奕張在上奕然

周禮曰幕人掌帷奕

鄭司農云奕平帳也

凡喪王則張奕三重諸侯再重卿大

夫不重



又次掌曰師田則設重奕

禮曰君子士有賜奕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